



《明鏡周刊》 話今昔

楊夢茹
◎ 書評人

◆ 長青樹《明鏡周刊》

六十年來，《明鏡周刊》（*Der Spiegel*）不斷推出使廣大讀者爭睹為快的報導，保持競爭力於不墜。無論零售或長期訂閱，每一期《明鏡周刊》平均賣出一百多萬本，傲人的銷售成績足以使臺灣的雜誌發行人羨慕不已。「英雄如曼德拉，革命分子如切·格瓦拉（注），殺人如麻者如希特勒，天才如愛因斯坦，美女如瑪麗蓮夢露以及許多事件的先驅，《明鏡周刊》為創刊六十周年所揭示的，曾經是封面故事——也被選為這本周年特刊的封面人物畫像，已經集成為這部時代史的萬花筒。」回首這本雜誌走過的路，它的報導囊括了戰後德國重要的人物與事件，記載了一甲子的歷史；所以，閱讀它等於瀏覽德國這六十年間的重大發展，認識那些引發街談巷議的人物。



·《明鏡周刊》60週年特刊封面。（作者提供）

◆ 創刊於二次大戰後

《明鏡周刊》崛起於1947年1月4日，用「崛起」來形容一點兒都不誇張，創刊不過短短三年，在那個大多數人重視肚皮更甚於精神食糧的年代，它的發行量就攀到了八萬七千份。不過，這份刊物之所以誕生，可不是自顧不暇的德國人的主意，而是三位駐在漢諾威的英國軍人 John Chaloner、Henry Ormond 及 Harry Bohrer 的點子。時間往前推，1946年，這三個人主張納粹主義陰影猶存的德國亟需民主為基調的新聞刊物，報紙也好，若加上一本雜誌則更為理想。

關於這本周刊如何從無到有的過程，交織著傳奇和軼聞，虛實相間，如今已不可一一考證。總而言之，魯道夫·奧格史丹（Rudolf Augstein）辭去了《新漢諾威通訊》（*Neue Hannoverscher Kurier*）的工作，擔任發行人暨總編輯。《明鏡周刊》的原名為《這一週》（*Diese Woche*）印刷一萬五千本，約26頁，星期六出刊，每本要價1帝國馬克；5期之後改為現在通行的名稱。

有人說最初那批年輕的編輯是因為英國人免費供應的下午茶而聚攏，包括奧格史丹在內，他們對駐軍實施的「白痴」政策嗤之以鼻，咒罵煤與食物嚴重匱乏。在他們的筆下，佔領軍總是一幫無所

不知，同時也是不斷把機器運往自己國土的傢伙；此外，他們並不太把有關當局放在眼裡，發起的英方於是落得個裡外不是人。

豈只民生物資短缺，紙張不足以及貨幣改革是第一代編輯群必須克服的難題，既要網羅人才，更要為張羅辦公室的器材而煩惱；第8期的周刊就出現了一則向讀者商借（！）或購買打字機的廣告，環境艱辛不言而喻。儘管如此，算一算第一年的資產，15輛腳踏車之外，還有二十七萬七千帝國馬克。

◆ 以出格取勝

這本刊物很快就招徠了各路菁英，其中有正受著蘇聯種族迫害的作家吉歐丹諾（Ralph Giordano）、日後成為編年史家的奇聞軼事收藏者韓克思（Walter Henkels）、昔日希特勒青年團的隊長，曾為軍士的貝克（Hans Detlev Becker），而篤信共產主義的艾恩曼（Bernt Engelmann）也在奧格史丹登門拜訪後同意投靠。正是這令人眼花撩亂的陣容立下了周刊的風格：「沒有比人更能讓人感興趣的東西，因此，《明鏡周刊》的故事一定要與人有深厚的關係。」

如何寫出一篇好的報導？「從一個迷人的序曲，一個最戲劇化、情感濃郁的入口開始，然後儘可能以擬人化之形式深入這個問題的核心，由此產生一種舞臺劇也似、經過處理，背景因而一目瞭然的實況描述。如果該文作者有餘勇可鼓，在他——非常重要！——用一個插科打諢作為結束並打發讀者離開之前，還可以嘗試著對後續發展作一個個人的預判。」

◆ 捲入政治風暴

六十年來，《明鏡周刊》的撰稿人秉持這個妙不可言的原則，寫下一篇又一篇膾炙人口的報導，讀者顯然非常捧場，否則它不會如此暢銷兼長銷，然而被寫的人立場就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怒斥：「真可惜，有人看這本塗鴉」。時序進入1962年，「塗鴉」捲入了一場政治風暴，聯邦律師進入位於漢堡的編輯部展開地毯式搜查，總編輯奧格史丹遭到逮捕；總理艾德諾在國會上說：「我們的國家有一樁極嚴峻的叛國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周刊公開了德意志聯邦國防軍關於北約的一份秘密文件，由於當時的國防部部長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強力介入，所以加快了調查與逮捕的速度。雷厲風行的調查動作引起民眾強烈抗議，紛紛譴責此乃干涉新聞自由，後來因為始終未能證實周刊的編輯群涉案，審查也就無疾而終。奧格史丹在羈押一百零三天之後獲釋，國防部長黯然下臺，總理權位從此虛弱了許多。

這場風暴當然為《明鏡周刊》贏得捍衛新聞自由的美名，政治高壓並未影響它的銷售量，



· 1947年8月，德國群眾抗議《明鏡周刊》遭受政治干預。（照片作者提供）



不降反增，刷新了之前的紀錄，賣出六十六萬多本，益發奠定它的龍頭地位，出刊日期也從星期六改為星期一；這個規矩一直延續到今天。

《明鏡周刊》得罪過的總理當然不只一位，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集中營起義紀念碑前無預警下跪，翌年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也曾與之槓上，儘管如此，他在屈膝而名垂青史的當天深夜仍然接受了他口中「混蛋雜誌」的專訪，謹慎地吐露他事先連親信都未告知的驚人之舉。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公眾人物怎麼不對聲威遠播的《明鏡周刊》又愛又恨呢？

◆ 銷售巔峰的秘訣

2001年，紐約曼哈頓區的雙子星大樓慘遭恐怖攻擊時，換算成德國時間正是周二中午，《明鏡周刊》當機立斷，提前於星期六出刊，再度證明它空前絕後的新聞行動力。更讓這個團隊自豪的，是當全世界的人都在忙著研究恐怖分子的動機與身分時，他們會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緝捕要求，對漢堡附近哈堡的一個相關組織以及列為911主謀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進行瞭解。那一期的封面故事以「德國線索」為標題，辛苦付出的回收太可觀了：銷售量狂飆至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七份！

總編輯奧格史丹說：「我們要提供好故事給讀者，必須值得一讀又具啟發性，而好故事也可以是使人感到愉悅的。」「好故事」的定義很廣，面對真相時也許失落的成分居多，不免有人批評這種筆法太煽動了。但是，《明鏡周刊》就是有本事訪問到前伊拉克總統海珊受絞刑時的檢查官Munkith al-Farum，而記者提出的問題似乎也都是讀者欲一窺究竟的。

◆ 攬鏡展讀

《明鏡周刊》每一期有一篇當令的「封面故事」，內容五花八門，可嚴肅可輕鬆。「德國」涵攝內政外交等話題，約占不到五分之一的頁數，餘則畫分為「社會」、「經濟」、「外國」、「體育」、「知識·技術」、「文化」以及「媒體」，讀者大可擇其所好。它的暢銷書排行榜一直以來是臺灣出版社參考的指標，其實它的書評和作家訪談更值得詳讀，即使那不全然代表市場的反應。

就像法國的美女總統候選人賀耶爾反擊敵營的毒舌，選民要的是能力，而非美貌時所說的，「從政難道非得看起來很悲傷、醜陋又乏味不可嗎？」受歡迎也受肯定的雜誌《明鏡周刊》所提供的菜色不僅色香味俱全，絕不會因為它屬於有機食品就使人食不下嚥，或者可口卻背負著垃圾食品的罪名。它叫好又叫座，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不出現誓不兩立的反對派，譬



· 1970年，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集中營起義紀念碑前下跪。（照片作者提供）

如德國文學系的教授們，讀者津津樂道的周刊內容讓他們坐立難安，逐字逐句計較。話說回來，如果有一本不以八卦為取向的中文雜誌能像《明鏡周刊》這樣歷久不衰，有百萬位以上的讀者，甲骨文專家是否擊節稱賞，大概也不會有人太在意吧！

且讓我們摘譯六十周年慶特刊中一篇關於兩位女性角逐美、法兩國總統寶座的片段報導，作為尋找《明鏡周刊》追蹤新聞的方式以及獨步的行文風格的樣本：

文章一開始，「美國參議員身邊的人，個個都是未來的國務卿或者可以在白宮內和總統說悄悄話的有力人士，因為現在看起來每位參議員都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總統。這句話有一個小小的瑕疵：上一位直接從參議員躍升為總統的名喚甘迺迪，而那是1960年的事了。」

接下來主角希拉蕊與賀耶爾分別登場，「當她的夫婿比爾2001年1月離開白宮後，她進入了政壇，她獲得尊重，連昔日的敵人也對她表示敬意。她不希望再當使她聲名狼藉的左派，現在她站在將贏得美國大選的那一邊：中間，主流。」、「法國喜愛這位亮眼的女士，法國人讚嘆她穿上比基尼時的身材。」

「以風格及外貌而言，她們截然不同，但是，使她們出線的條件卻很相似。法國一如美國，幾乎都是男人的掌權菁英，快走到了盡頭：他們的野心、他們對政治的理解、他們的禮儀皆然。」

通過這篇三頁的報導，我們獲悉美法兩國的選情、選民期待以迄兩位有志問鼎女性的異同。「她倆都是拓荒者，必須穿過男人叢林開闢自己的道路；男人會的，她們樣樣精通，她們的每一條路全鋪上了男人的屍體；她們滿懷希望可以使消耗殆盡的政治制度煥然一新」。

為呼應這個煥然一新的訴求，賀耶爾減掉幾公斤，拿下頭髮上的緞帶，百褶裙和單調的襯衫從衣櫃裡消失，甚至牙齒也矯正過了……。而柯林頓到底是希拉蕊的負擔或助力呢？不缺政治手腕及資本的她，實際上還欠缺一點兒幽默感，若懂得自嘲更好。選情緊繃，開始倒數計時了，「外頭有幾個男人，從薩柯吉到麥凱恩，只能埋伏窺伺兩位女性對手在不經意處犯錯。」

經過六十年歲月的洗禮，《明鏡周刊》從黑白兩色印刷到全版彩色，頁數擴增好幾倍，訂價也從原來的1帝國馬克調整為今日的3.5歐元，仔細算起來，它一共印了兩百八十億本！

果真是紀錄輝煌，然而，精彩的還在後頭呢！

注釋

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 阿根廷人，西方和拉丁美洲國家冠以「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唐吉珂德」名號的響噹噹人物。